

紅色的南丁

文治平著

红色的南丁

文海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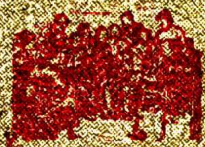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南文藝叢書



XIII

紅色的南丁

文玲平著



正風出版社印行

A/127/18

書叢藝文南江

丁南的色紅

(劇戲)

XIII

著者 文治平

出版者 陳汝言

發行所 正風出版社

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
南京本行宮前海路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出版期 一九五一年七月滬再版

印翻禁★權版有

(160) S. 3001—5000 定價頁(P. 98)

紅色的南丁

——三幕劇——

地：安東市××醫院。

時：第一幕——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日，下午。

第二幕——同日晚上七時。

第三幕——十天以後——十一月二十×日，正午。

景：第一幕——××醫院護士學習室，兼換藥室。

第二幕——同前。

第三幕——第×號單人病房

人：林昌——護士，積極份子，牆報委員，有時過左，二十一歲。

劉仲秀——護士，青年團員，學習委員，二十歲。

方明——護士，小資產階級的習性很濃，但本質甚好，十九歲。

葉立敏——護士長。兼政治指導員，共產黨員，有鬥爭歷史的衛生幹部，二十

六歲。

護士甲（大楊）——二十三歲。

護士乙（小張）——十八歲。

護士丙——二十二歲。

護士丁——二十歲。

小唐——某西藥房「小開」，方明的愛人，二十一歲

老李——醫院司鈴工友，四十歲。

趙院長——醫院院長，共產黨員，有更悠久鬥爭歷史的衛生幹部，三十五歲。

胡醫生——二十八歲。

陳組長——醫院休養組長，三十歲。

王大謀——安東市機場工人，一等功臣，三十二歲。

馮亞仁——電力公司工人，勞動英雄，四十餘歲。

吳南風——電力公司工人，二十六歲。

魯代表——電力公司工會代表，三十二歲。

担架員若干人。

護士羣衆若干人。

傷病者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景：護士學習室，兼臨時換藥室。

室內正中有大窗，有兩扇門：左門通女寢室，右門通病房。有寫字台、靠椅、茶几；中間有換藥用的椅子，有花盆架。寫字台上有文具、紙張、漿糊、書籍。有一些藥品和綑帶棉花，放在一個藥櫃內。櫃上有手提藥箱，病歷牌；櫃旁有洗手盆，毛巾。

左邊壁上掛着毛主席肖像，正中壁上掛着大牆報，標題是「紅色的南丁」學習專刊，牆報上有大幅的南丁格爾女士和李蘭丁同志的畫像，另外有幾條標語：
①保家衛國，加強目前形勢學習！
②抗美援朝，發揚國際友愛精神！
③救死扶傷，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！……

右邊壁上。掛着二份其他種統計圖表。

幕開：

（林昌着護士工作服，在寫字台上，照着底稿，在複寫幾份通知。）

（一陣鈴聲，老李搖着鈴從窗口走過。）

（護士甲、乙、丙、丁、和胡醫生，分別上下班從外面窗口走過。）

（劉仲秀着工作服從內門上，她輕步走到藥櫃前。）

林（抬頭）劉同志，又是你的班了！

劉不，我想到病房去瞧瞧護士長。（看看牆報）怎麼，牆報上的通知稿件，還沒寫好嗎？

林（指底稿）寫好了。護士長說：還要複寫幾份，發給各個小組。

劉哦。（她拿起病歷牌，走到門邊又停住）林同志，小方又在「鬧情緒」是嗎？

林是呀，還一次利害着呢，（站起來）特別是跟我碰在一塊兒，盤扭可真大！

劉 你要煞住火氣，不能老打擊她呀。

林 得了，「咱」可沒有你這個青年團員那樣有修養。

劉 好，（快步過來）你這個「積極份子」，你就會「積極地」諷刺人呀？

（開玩笑地）小心回頭我「鬥爭」你！（一轉身，又快步往病房下去了。）

林 （望着劉的背影）小鬼！「咱」沒犯錯誤，怕你鬥爭？（坐下來，繼續寫。）

（窗外又有護士走過。）

林 （寫完了，拿起底稿來朗誦着）「同志們：侵略朝鮮的美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，已經嚴重地威脅着咱們的安全，牠們侵犯中國的領空已有兩百次，出動的飛機總共在一千架以上，轟炸咱們中國人民，毀壞交通工具、房屋、田地、牲口，這完全是欺侮中國人民的瘋狂野獸行爲！現在，爲了咱們中國人民的安全，爲了保衛世界的和平，咱們不能再忍受了！咱們要採取積極的實際行動——抗美援朝！第一步，要做好咱們的本位醫務工作；第二步，要響應參加抗美援朝醫療手術隊——……」

（方明端着手術工具磁盆，從外門上。）

林（收起底稿）呵，小方！

方（以爲她在寫私信）好呀，林同志，你又在這兒寫什麼啦？（放下磁盆）下班就沒休息呀？（俏皮地）真是個積極份子！

林（立起）別瞎扯。我問你，汪同志的石膏上好了嗎？

方上好了。真不容易，他的骨傷並沒有好，可就鬧着要去生產，他還要拆石膏呢。（洗手消毒。）

林（擔心地）呵，那可不行，咱們不能讓他成了殘廢！

方爲什麼呢？

林噢，你忘了他是咱們安東機場的一等功臣麼？他的腿，是美國飛機炸的，醫不好他，咱們這個醫院可得負責。

方得啦，（駁她）凡是病人，咱們都要負責，同志！（用毛巾擦手。）

林（爲之語塞，一頓）護士長呢？

方 手術完了，帶着咱們的青年團員劉同志，又到西病房去了。我可不能老是跟着她跑，吃完午飯就一直忙，這會兒我也該休息休息了。（躺在

換藥椅上，脫下白帽，一面擦擦頭髮。）

林 （不滿意她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）告訴你，小方，護士長昨天半夜就起來了。
方 （漫不經心）半夜就起床了？嚇，到底是從軍區調來的老幹部，處處起「帶頭作用」。

林 （認真地）不，主要的她是一個共產黨員，是華東軍區「南丁醫療隊」的老同志，有多年的鬥爭歷史，現在又兼負着醫院政治指導員的工作。
方 哦，我又忘了，（立起）敬禮敬禮！呢，她今天起來那麼早幹嗎？（又坐下了。）

林 跟院長一塊兒，佈置「紅色南丁」的動員工作呀，加強形勢學習呀，標語呀，牆報呀，小方，你聽她今天早晨在動員會上的報告，夠多麼興奮：（她學護士長講話）同志們：配合着抗美援朝的形勢發展，咱們這一

個單元的學習，是「怎樣做一名紅色的南丁」？要做一名「紅色的南丁」，（指畫像）第一要向南丁格爾女士學習，第二要向李蘭丁同志學習。……」

方（望着畫像）學習？咱們恐怕是不夠程度吧？

林 不要自卑呀，有上級的領導，同志們的幫助。

方（注視桌上的文件）哼，幫助你？

林（指着牆報）院長的題詞真好：「南丁格爾的護士工作，是基於一種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，這是她當時的歷史社會跟她的出身所決定，但她那種為病人服務的精神，的確是偉大的，今天咱們向她學習，要緊記着毛主席的指示：『救死扶傷，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』；要響應組織上的號召，抗美援朝，作一名紅色的南丁！……」

方（立起）呵，咱們積極份子，我們的「紅色南丁」，一說起來就像沒有完似的，虧你還有工夫去寫信呢。

林 我寫信……？

方 怎麼？（指着桌上，懷疑那封信稿）不是信？那爲什麼一看見我來就放在桌子下面的——。

林 瞎扯！這是我按照護士長的意思，用俱樂部的名義，預備在牆報上發出來的
重要通知，號召同志們熱烈響應：參加「抗美援朝醫療手術隊！」
方 參加「手術隊」？這是你們積極份子抗美援朝的實際行動呀，可沒有咱們的份。我說的是你下面的——？

林 （着急地）不，小方，你誤會了，這是一份——。

方 （截斷她）這是一份給「他」寫的信！

林 （急燥）小鬼，頑皮鬼，小搗亂！

方 哈哈！猜着了吧。哈哈！……

林 不要笑，不要笑！我早沒有勇氣給「他」寫什麼信了。（有些難受）老實告訴你，我正咬着牙在經歷這一次「攻險」，我已經服從組織，跟「

他」斷絕了關係！

方（驚訝）斷絕關係？他是個醫學院的講師呢，前途多麼偉大！

林是講師又怎麼樣？這是我個人的事情，（自白似的）一個人，沒有「政治生命」，沒有專業基礎，年齡又青，就不該隨便談這些，（向方）現在形勢緊張，工作第一，我不需要談這些！

方哼，我才不相信呢，就斷得那麼乾淨，恐怕是「藕斷絲連」吧？

林好，不相信，（拿起所有文件）都給你看去。

方得了，用不着看，我就不會像你那樣子不坦白。（走攔來）呃，咱們老同學了，我可以告訴你一個「祕密」！

林祕密？

方你真沒看見我的請假報告？

林沒有，在哪兒？

方（戴帽）在護士長那兒，這一次我是決定了，（拿出一張男人照片）瞧，

我打算跟他一塊兒走！

林 哦，又是小唐的照片，原來你還是整天在跟他談愛情，反而瞎猜忌別人。喂，我問你，你們上哪兒去？

方 哪兒安全就到哪兒，反正全國都解放了。要參加革命嘛，憑着咱們技術人員這一份兒，哪兒不能工作？可是對於個人的「終身大事」，我不能那麼犧牲！（又坐下來，賞玩照片。）

林 你倒是「人小鬼大」！我告訴你，你又犯着嚴重的「自由主義」了，你腦子裏根本就沒有「馬列主義」「毛澤東思想」！你就能那樣隨便哪？（指牆報）虧你在牆報上還寫着那麼漂亮的稿子：「向紅色南丁的大道前進」，你「前進」到牛角尖裏去了？

方 （厭煩地）別搬「教條」了，我的理論家！（收起照片）唉，咱們這幾個月的工作，人可真變成牛了！你看咱們休息跟工作，成了一個什麼比例？咱們的營養，又是些什麼東西？還得整天抓緊時間學習呀，生產

呀，總結思想呀，克服個人問題呀……，現在又來了個拉美援朝呀，（正視林）動不動這也「小資產」，「那也自由主義」，我真被這些「帽子」，壓得喘不過氣來了。（一面脫下工作服。）

林（整理文件）喘不過氣來，活該！（重重地拍一下桌子）壓死你！

方（立起，反擊）壓死你！壓死你！（脫下工作服再拿下白帽子）壓得你不能翻身！

林 你不能翻身呢，你這個死「自由主義」，死「浪漫主義」！

方（旗鼓相當，用工作服揮向着她）你這個死「教條主義」，死——死「老一套主義」！……

（劉仲秀拿着病歷牌上。）

劉 小方，怎麼哪？（對林）你怎麼又跟她吵起來了？

林 我不知道。（氣憤、難過地坐下）哦，這是我的錯，這又是我的錯了！

方（反而輕鬆）是我的錯，是我的錯！（望着林）一個是積極份子，牆報委